

书间道

Book Review

在著名的《花花公子》陷身倒闭与瘦身叫卖一亿美元的各种讯息弥漫全球之际,这本对于中国内地读者来说有点神秘、还未见到真容即可能消失成为历史的世界著名情色杂志,于日前却因一本《兔子先生: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新书的出版,再度引发中国内地读者关注。

中国首本完整解密《花花公子》的传奇史志 一次对西方情欲的东方想象



版本: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 师永刚
《兔子先生: 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

从禁忌到开放

《花花公子》在全世界用9种文字出版,拥有近3000万读者。它的最高发行量曾达800万份,长期保持200~300万份。目前,《花花公子》的名次居全美所有杂志的第12位。在文化生活类杂志中居第一位。

多年来,中国大陆民众多把《花花公子》当作一个色情淫秽的刊物,《花花公子》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并不是一本杂志,而是一个禁区,或者是某个生活的代名词,甚至会成为某种生活的想象,也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的代表。它是许多中国孩子青春期的暗语。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什么都是,但却不是一本杂志。《花花公子》在全球有多个版本,但惟独因其色情问题而未能进入中国,它有一个繁体字版本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大约有百本左右的《花花公子》杂志可以进入内地,而去年唯一的官方消息是,奥运期间在奥运村开放了《花花公子》,其后这家著名的情色帝国曾想在上海创办一个花花公子俱乐部,但众声喧

哗后,也无下文。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来说,这本创造历史,并成功影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的杂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神秘、姿态模糊。

对西方情欲的想象

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花花公子》的样貌,解密这本杂志如何影响美国,影响一代人的生活价值观,同时提供与以往殊异的阅读视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最接近真实的《花花公子》杂志。著名作家师永刚、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贝小戎,经过数年的研究,阅读了近300本不同时期的《花花公子》版本,访问了当年的两位《花花公子》玩伴女郎,以及曾在《花花公子》杂志就职过的杂志编辑,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以及一个中国读者对于这本杂志的理解,撰写了这样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花花公子》画传史。而在提及如何撰写本书的一些基本立场时,他们认为,“更多的中国人,需要从一本书中发现这本杂志的真实世界。他们需要的是原版,需要的是简要的说明,直截了当的图片或者真实的杂志的原貌。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样一本容量有限的书里,所能达到的最佳的平衡。”

作为一本画传的文字部分,本书讲述的是《花花公子》创办的前后秘密进程与那些公开的道德论战,甚至那些少女们与明星们,如何宽衣解带进入这本杂志的封面和中间插页,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玛丽莲·梦露,甚至还有那些真实的伟大的文学家们留在这本杂志上的脚印。

当然,为了防止读者对这本书

进行误读,作者特别告诫:

这本书并不是特供给那些“为了看到赤裸的玩伴女郎以及泛滥的性而买《花花公子》的人”。因为它是一本关于美国人一个世纪的性态度史,以及著名的老花花公子赫夫纳如何成就了一本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杂志的传奇故事。

情爱与禁忌

著名时评家匡匡正说:“性和情欲,总被一些人视为人脑中的一个巨大黑洞,这个黑洞填充的,似乎只有恐惧与罪恶。我一直记得有人说过的这个悖论:犯罪和战争是非法的,但记录或演绎它们的图像,却能合法地发表在任何媒体上;每个人都裸过身体,成人也大多有过性爱,但这些图像却从来被媒体视作非法的禁区。我也无法解释内中的奥妙。中国对于性与色情的情欲,禁令虽然多,但对于它们理性的讨论却极少。人们多被囚禁在对性的理性认知之外,假若一个人说的太多,便有被贴上色情狂标签的风险。这就是《兔子先生》在今天诞生的价值,或许通过观察《花花公子》对美国的影响,能帮助我们理清一些原本混沌的理念。《花花公子》的休·赫夫纳,当年也是带着对现实的种种困惑与不满来践行这个梦想的。今天人们说起美国文化,已很难避开这本杂志了,更没有人会因这本色情杂志而鄙视美国文化。很多人把这本杂志,看作是唤醒美国梦、重塑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本标志性杂志。这肯定是那些谈性色变的正统人士所无法理解的。” 快报记者 陈曦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李敖说谎、偷书 王小波诚实热情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口述: 许倬云 撰写: 李怀宇
《许倬云谈话录》

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王小波一副惫懒相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有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跷在桌子上,我的脚也跷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

我跟他讲,社会主义是很好的梦,要做下去,这梦不做不行,我们才会有公义和公平,但是不能被人用国家机器、统治机器拿去,这他都能理解。现在,西欧国家在进行社会福利,做得比美国好。

我让小波理清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帮了他忙。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景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黄金时代》,编者注),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他身体有缺陷,心脏先天性硬化,后来就走了。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别的问题。她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她最近有一个同性朋友,对不对?也无所谓,人有自由,小波走了以后她也很寂寞,这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许倬云,1930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被称为“台湾改革的幕后推手”。许倬云回顾自己为学术的人生历程,品评各家人物,不避过往恩怨,堪称一幅精彩的学林群雄图。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鋮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把《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走。

悦读

Happy Reading

要市场经济 不要市场社会



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 熊培云
《重新发现社会》

熊培云自称,自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重新发现社会”之后,就试图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现在《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熊培云提供了一个机会。

熊培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词。何谓“社会”则很难定义,熊培云是放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框架下去理解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采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正是在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下,我非常同意他对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保卫社会,免受国家权力的侵袭。这一点无论左右都无太大分歧,当然那些国家至上主义者除外。

因此,“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单说“市场与社

会”。关键在于,市场会不会像国家那样对社会形成一种压迫与伤害?左右两派对此有分歧,右派坚信信用市场原则去统摄社会,而左派则认为,市场可能会吞噬社会。

熊培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曾经引用了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的一句话:“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这里流露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意思,可惜的是他对“市场与社会”的命题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如果忽略“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往往会陷入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的过度迷信,他们眼里只有“市场社会”,极端者如哈耶克的信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社会是不存在的”。为什么“社会是不存在的”呢?对此,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传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事件的”。

波兰尼认为,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和“济贫法”等多重“虚构”手段,假“市场自由调节”之名,把自然、人、金钱等生产要素化,由此构造了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被扭曲为市场化的社会,人类于是成了经济的附属物。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撒切尔夫人眼里只有市场没有社会了,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市场社会”。

19世纪的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里塑造的托马斯·葛蓓硬,就是“市场社会”的典型代表,他的这段自白也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真实写照:“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在社会关系领域之外,同样可以见证“市场社会”的可怕之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公司在不断地课以大众“看不见的税”:环境污染、侵害员工隐私权、招聘员工时的歧视行为等等。因此公司被称为“私人政府”。在这个公司当道的时代,驯服公司已不是法律界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个人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市场社会”,应该要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不妨听听波兰尼的忠告。波兰尼告诫我们,追寻“自由社会”就是要打败“市场社会”,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市场让人以各种形式保证消费的自由、表明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发挥作用,但它停止作为经济自我调节的喉舌”,这就是波兰尼描绘的自由社会的愿景。 □王建坤

新书推荐

New Books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 汉方
《人间世》

主人公川波实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编剧。自从得知前男友结婚的消息后,她就胃部难受,全身震颤,还被急救车拉到了医院。但连看四个医生都查不出毛病,就在此时,一位年轻的男性中医一眼看穿了她的疾患的真正所在。在中医的调理下,她的精神状态得到极大改善。作为一部女性小说,探讨了女性如何与自己的身体和平共处的问题。



版本: 青岛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 黄孝阳
《人间世》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前者讲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50年,以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为背景,从填饱肚皮而苦涩挣扎到一跃成为改革先锋、官场能吏,坐拥权势、金钱与美女,到惶惶不可终日,最后身未死,心已死。后者自李国安的幼名李长安发挥出去,铺演了一段旅人扎和娅互相寻找的传奇,是关于口城的显现。